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3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11, No. 315a

原始資料: 蕭鎮國大德提供, 維習安大德提供之高麗藏 CD 經文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西蓮淨苑提供新式標點

No. 315 [No. 310(10)]

佛說普門品經

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中，與大比丘眾俱，比丘八百，菩薩四萬二千——得諸總持，神通已達，聖智弘暢，辯才無礙，三昧已定，無所不博。

時有菩薩名離垢藏，與九萬二千菩薩，從普華如來國來，其世界名曰淨行，今遊在此，欲詣忍界靈鷲山有所諮受。

時佛遙見即笑，口中光焰乃有殊特異色光明，普照十方內外明徹無不通達。

爾時大士溥首僮真菩薩，即於大眾會中，起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笑耶？笑乃有諮澤，非世所明，非菩薩大士之所能堪，憐憫乃如此。唯所尊笑當有意，願示不及，咸亦樂聞。」

於是世尊告溥首菩薩：「乃東方去此無量無數不可計會阿僧祇百千姦數，有世界名淨行。其佛號普華如來，常與無數億億百千菩薩摩訶薩圍遶，共講不退轉、不思議之法。有尊菩薩名離垢藏，與無數千諸菩薩大士眷屬圍遶，幡飛遊步虛空。佛心念斯離垢藏，簡別由路遠步諸國，宣普華如來至真等正覺命，來受普門品，今尋當還會詣菩薩眾。于時大聖，即如其像，顯揚其教，示現咸應，令無數無限世界諸菩薩眾尋時悉來，至斯忍土，往於大梵天。是故我笑耳！」

言適竟，彼離垢藏菩薩與諸大眾，忽然以別，到此靈鷲山，眷屬圍遶行到佛所，稽首足下，却住一面。此靈鷲山中諸菩薩眾，閑居燕者，悉來集會，禮畢竟却就坐。

時離垢藏菩薩，應時化作七寶蓮花，其葉有千，持詣能仁如來。至真。等正覺，稽首奉上，白曰：「普華如來。至真。等正覺，淨行世界，聖尊敬問：『無量遊步康彊，勢力輕利，起居安隱，多所救濟。』今見遣來，宣敬誨啟，受普門品等不可思議清淨之品，為開士說。」

時離垢藏菩薩大士，問訊周畢，退在虛空，結加趺坐，與諸開士，坐寶蓮花上。

爾時溥首僮真，便於大眾會中起，更整衣服，偏袒右肩前，長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願說普門品不可思議道品法原，為菩薩分別演之！憶念往古過久遠世時，從普證明如來。至真。等正覺，聞斯經典，興立八十四萬百千億姦三昧，又還

七十七億百千諸姪總持門行。唯願世尊，愍諸菩薩，重宣揚之。」

佛告溥首僮真：「諦聽，善思念之！吾當為汝，具說普門內藏不可思議祕寶中心之事。」

於是溥首菩薩并其大眾，咸共答曰：「唯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
爾時溥首僮真與諸菩薩，一心受教而聽。

佛告溥首：「若有菩薩摩訶薩，欲學普門品所入之法，等遊於色，等遊音聲，等遊臭香，等遊眾味，等遊細滑，等遊心界，等遊女人，等遊男子，等遊僮女，等遊童子，等遊諸天，等遊諸龍，等遊諸鬼神，等遊撻沓和，等遊阿須倫，等遊迦樓羅，等遊真陀羅，等遊摩睺勒，等遊地獄，等遊餓鬼，等遊畜生，等遊貪婬，等遊瞋恚，等遊愚癡，等遊諸善，等遊眾德本，等遊諸有為，等遊諸無為。如是，溥首！諸開士所可周旋為若此，一切悉等，以居平等，具足至道不轉，普入法要，深微一密，空無寂靜，是為學入普門定門之法。」

佛告溥首僮真：「何謂菩薩等遊於色者？曉了解色，如水之沫而不可得，不可護持，無有堅固，則為等意觀無有色，是謂菩薩等遊於色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音聲？如人呼聲而有嚮應，尋即消滅，則無形像，不知所至。一切無有若干之事，而無差特，亦無有相，已了無相，人所言者虛無無實，已曉諸音深山嚮報，則能等觀，是為菩薩等遊音聲也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臭香？周旋往返百億劫數，鼻之所嗅而無有厭，眾香來趣劇於風雨，皆集歸身，如大海淵無有充滿，其香之像無常百變，變化如幻無有根原，或亂道德而不可擁，如此則為虛偽法也！無有真諦，設求審試亦無合會處。由是倫之，斯無所有而不可持，虛無無實，恍惚若空，如幻如化，亦無本形，影想識着緣起成形，若能分別虛無無實，是為菩薩等觀，則遊於臭香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眾味？至於喉咽不知鹹味，亦無不味。從因緣分別，但舌之所甘耳！由緣合會百千種味，斯為幻化。地之所生滋同一味，無若干也。曉了覺知，無想不念，一切同甘，是為菩薩等觀遊於眾味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細滑者？志有所存，緣起求之，身服華翦加榮好色，珍寶異奇，其柔軟者，而不可得，已都斯緣，細滑[革*印][革*亢]無所適住，亦無所著。計于細滑無益，已世之慾，愚惡所貪，立生死本，皆由斯起。明智大士，則知其覺，不與從事，永世無患。一切所有地之所載，有形之屬一等無二也。但聞色所造，橫作人民，使作種種異色，已被服之，迷亂道德不親賢眾。達者覺知，不與從事也。隱居被褐懷智作愚，外若夷人內懷明珠，千億萬劫與道同軀，遠離吾我，亦無我想，細滑與我二者同。無虛無實，如幻如化，亦無所依，亦無住處。因著被服乃有所矜，達士觀之覺無所有，是為菩薩等觀遊於細滑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心法？心法者，三界人之護也。安慰勸樂，悉令集會，安之以德，勸之以權，授之以慧，普修梵行，於三界澹然立在一處，亦無合離，使永執心莫知所存；不見形像音聲往來，亦無猶豫。所應如心，眾無合散，不知住處，亦無所適。若現若干種色，色色各異，於內亦無處，處亦無有住，如幻如化，虛無處無，處無所處。達士觀之，了無所有，便自執心，無念無求，見若不見，聞若不聞，澹然自守，是為菩薩等觀遊於心法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於意？意遊女人，察于四大，則無女人。志癡惑者，悉於愛欲，荒于虛無，其體一等，無可毀者。計有女者，猶如幻士，化作人像，低昂鞮曲，隨人意起，因彼所行，從其所樂，女人如幻，起色欲意，彼無有女也。人同一等，癡者所惑，意者從欲，欲便致愛，愛致樂此，不可猶放，急宜調之羈絆。明者達之，分別如空，空無寂靜而無有形；緣起因對，無對無起也。若能分別如斯者，是為菩薩等觀遊於女人意法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淨法也？淨為如男子，如令男子等自發意，其心如金剛，專意獨雄猛興，念斯女人，欲心為無色，其實不可獲，亦不現女像等，惟諸色欲，發起女人想。設欲所思想，斯男斯女人等如野馬、水中月，如是觀者，則無男女。了無男形，女人俱然，虛偽而立，如無久存，但化幻示現，慌現便滅。以能分別覺知男意女意，此兩者空無所有也，已能平等，則能現女，復化成男。是為菩薩等觀遊於男子淨法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僮女也？如拔樹根，萌終不復生，心不復起，從是則止，其明智者不於求果，果亦不可得。若有種姓之家諛諛之子，聰達別議，曉發一切勇猛想無念，如枯樹不生花實，如枯竭江河水不流，斯等於僮女女子，如此所現平等，如空無無實，觀彼女人本亦清淨，觀彼男子本亦清淨，觀彼泥洹本亦清淨，如是等者，則為等觀遊於僮女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僮男？若如樹木，設無有萌芽則無根莖，設無有根莖則無華實，設無華實則無果名字也。女人如是，設無女人則無男子，等於男女則無吾我，緣號立字想於無知，覺女無生，不有子性，解一切人無，無則為等則平等。是為等觀菩薩如是遊於僮男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遊於諸天？諸天嚴淨功德自然，其意鮮潔，心淨口淨，無有瑕穢，宮殿綺飾無造立者，心樹妙華亦無種者，福德自然，若如幻化，生無思議，淨光琉璃，械度淨了，亦無尸爽，虛無成立天為偽體，自然生形恍惚而現，勝說平等現諸天像，是為虛無，無借外之喻。案內觀歷三十二天，宮殿樓閣自然之數，無有見者，唯得道人乃知之耳。是以菩薩深觀內外平等無異，是為菩薩等遊諸天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諸龍也？見無水興雲七日，雨所露潤無不澹浴，不在外內，遍閻浮利，漸歸大海所滿水所由來。眾生如是，學若干緣，緣此多求起滅致憂

，現無數罪種種不同，案內觀歷瞋怒何從？龍反蛟驚，人人皆然，崩天破地，皆從龍興，內龍不反，外龍不從，福無自然，眾生無有。愚冥之子，以虛為實；菩薩大士觀龍平等，內外相應，慈同一等。是為菩薩等遊於龍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鬼神？心如門開，與色有像，其身高大，為不可及，諸念一會；百千之眾，亦無形像，音響為應。譬如飲毒，自害其已。其心一類，無可畏者，皆由放恣，遊盜自縱。因難所禁，會有恐懼，此法無有實也。眾想並來歸，其想不可議，無實為空說。案內觀歷鬼神從何興也？其內鬼神若干百千之眾，其外亦然。內不發恐懼，外則無畏；其內不悲哀，外則不淚出。內發鬼神之想，外有若干百千鬼神之眾，皆來歸之。緣此致病或至死亡，受無數苦，皆由邪心不正故也。菩薩大士覺知虛無，無鬼神，一切從心意起，則能平等心淨，意寂平等不邪，是以無有燒害菩薩者。若現鬼像種種變化，內自觀察了無鬼神，外者尋滅，此之謂也。是為菩薩等遊鬼神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撻沓和？其法無性而音說往，曉無往來亦無還返，如空無形，隨聲如立。若有菩薩大士內觀察之，若無想識則無撻沓和，撻沓和者，鬼神之導首也。內不起想，外無邪念，何緣致此眾病要集？撻沓和者，有名無形，音響往返，無有見者。等說之要，了無所有。撻沓和者，虛無無實，菩薩等觀，斯由幻化。是為菩薩等遊撻沓和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阿須倫？以事有證因，阿須倫心等，無起無滅，無生無盡，而現平等。一切瞋怒毒意，皆由阿倫。阿倫者，龍神也，多嫉妬心而現平等，是為菩薩等觀遊於阿須倫為意法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迦樓羅？告受立辭名號，設無名色，名色由舌，從舌致禍，立罪根本。菩薩大士學深智遠，覺之為空無，如斯幻化從意生形，無有見者，音聲往返因羸弱耶！心不政者，如是變化億百千眾，案內觀歷，二者俱空無所有也！菩薩等觀無迦樓羅，是為菩薩等觀遊於迦樓羅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真陀羅也！法無作而作，無作不作，亦能有所立，復能有壞。飛行於虛空無有及者，立號真陀羅。一切皆由手，手執諸作事，意生手則動，動則犯大乘，是使有獄苦，皆由真陀羅。若菩薩分別無所生眾，離於作事，手自不動搖，何因有真陀羅也？案內觀歷，不動則不搖，不起則不滅，不生則不死，內動則外發，意走手則作事，事便墮苦，墮苦則有病，病者皆有鬼神，鬼神者則真陀羅也！菩薩大士曉了於空，空而復空，無空無實，等觀真陀羅。一切皆由化，無有正法形，平等諸作事，則無真陀羅。是為菩薩等觀遊於真陀羅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摩睺勒？其法所名，立若干人，種種受形莫不由之，人之本類，隨其種數，現若干法，一切立，形其名故，法無所有，職號如是。在形為胸臆，離形為摩睺勒，所想為虛無，道成於胸臆。胸臆執大祿，心正得成道，分別

諸想識，諸念亦俱止，無想致自然，但說平等音，一切為斷決疑，故現摩睺勒。是為菩薩深入等觀。案內觀歷，內無所起，外無所造，是則無摩睺勒之名字也！是為菩薩等觀遊於摩睺勒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地獄也？法無，無地獄，想識成形，地獄無主，求者自然，如呼聲響應，蠅投燈火，自然之數無可救者。所以者何？身口招之，自然對至，空無造者，從己想與。想無所有，空返往空返，厄難之緣自從己起，己自賢勅病無從入。身口無犯，亦無死者，地獄清淨，鮮潔無垢。菩薩大士所以不畏生死者，無地獄之緣。所以者何？不犯禁故。知覺如幻，亦無所有，雖立諸相，相無、不著相，亦無不相，相無所有，幻化成象。其見相者無不喜悅，喜悅至慈，因登大願，別如虛空平等寂然，而現地獄諸苦惱患。案內觀歷，口致身怨，口為獄戶，但入不出，入便消盡，出為泥土，如是歎苦當更億數。是以菩薩閉口不語，不以諂口有所食噉，亦無言說澹而自守，不入眾會，不稱為己，口無二言，忍諸所作；菩薩如是則無地獄。地獄之緣但由口，言出罪入，無離此患。菩薩守口不擇其味，慈同一等無有細軟，食噉充軀支形而已。是為菩薩等觀遊於地獄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餓鬼也？餓鬼無形亦無有名，本無處所，亦無所止，因慳而立，貪欲致之，慳亦無所住。不解所有，不知大法，計有吾我不觀無常，香聞億萬，老之甫甚，從慳致貪，從貪致欲，從欲致愛，從愛致樂，從樂致憂，從憂致苦，從苦致痛，從痛致結，從結致病，病致死處。在三難之中不得衣食，身裸飢乏不得水漿，立號為字名曰餓鬼。菩薩大士知悉本無，了無餓鬼，寂靜如空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常行平等，擯鼻不嗅眾香，一無所慕樂。慳從鼻入，致斯大殃，鼻為心壹混淪之精，亦無所入，亦無所出，不受香色，則無所貪，設無所貪，則無慳惜。是為菩薩等觀餓鬼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畜生？法無畜生，從因緣起，如雲霧像，現若干色，色各不同。見之悅喜便致想，生死起滅悉從中起，起想念識十二連著，閉結不解招致畜生。彼則無根，悉無所有，心思虛無，皆由諸色。色則德根馳走五道，宛轉生死受形無數，或為飛鳥，或為走獸。空無常名，因形立字，等如陰霧，種種色像，畜生志性，罪福如幻，迷惑虛妄，而說畜形。菩薩大士計無吾我，了無名字，目初視色，意不貪色，心不念色，身不利色。菩薩以是四等心，亦觀內色外色，飛行十方窈冥之處，無不通達，皆從眼出入。眼者日月之精，有二名：入色為金翅鳥，出色為文殊師利。案內觀歷，一切諸名皆從眼入，動生死根本，橫有所造，皆由金翅鳥，故號畜生。畜生群萌之類，蠕動喘息[立*奇]行之屬，一切變化皆號畜生。菩薩等觀人身中都計合之，亦為三千大千國土，國有百億之數，如是不可一一計之，上有三十三天，下至金剛剎土，其中間有大泥犁十八之難。諸天人民所居處，各有宮殿及非人、鬼神、龍、飛鳥走獸，下及樹木草茅，其有形之屬皆在人身中，其數這停等，一物不等者

，其人便其短；物物相應，無差特者，其人便聰明有點慧。若人盜賊，虎狼毒獸，若墮溝坑，樹木所拒，蛇犬所害，皆從發外，乃有應崩身碎體，當責現在之事，不可倚着前世宿仇，當自內外思惟。[號-虎+毛]來之生滅，自投盲冥地，內眾生、外眾生，內形外形等等無異，人人皆如是。內起惡意，外尋來應，內有反臣，外臣便反，害便人身。愚癡之人，不能自知，坐怨鬼神，一切由色。入眼之物，眼為心候，主名百凶，快心之歡，必有後患，一切由之。致斯畜生等說寂聲，是為菩薩等遊畜生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貪婬也？法無貪婬，從因緣起，緣起致貪，貪愛欲，欲從想起，所想無有想，如虛空，空無處所，因欲致惑，賊亂本性，立憂患本。貪婬如空，處不可得，隨形如影，隨聲如響，無實無像，獲不可得。愚類顛倒，思想塵勞。法無塵垢，空無寂靜，欲虛如空，無能救盡者，至於十方，求不可見。貪婬無形，愚冥所貪，貪欲自喪，亡失人形，懼不安隱在藏匿處，與世悼別，長不復會。若如走獸常懷畏懼，譬如丈夫向敵，心懷怖懼走，棄捨馳走，得無見我也！我者亦空，奔走疲極，亦無追者，唐自苦體，執勞如斯，居家恩愛，是亦復空。然人慈慕用貪欲故，欲為繫閉牢獄之憂，欲為猛志，存恤群生，無著婬泆，一切無患，中惡之兆，普得安隱。一切皆空而無所有，空復遂空未之有也。彼無解脫，愚癡顛倒，反告想闇冥，不解法如虛空無存無亡。去來今佛解諸貪欲，貪欲無脫，結在眾難，愛欲悉空，虛無無實，其譏貪婬則求脫欲，欲脫欲者不起二念。斯皆無本，本無有本，本自然淨，無有沾污，如佛道場平等無想。觀婬泆者，不離殃釁，從如寂者，彼慕離欲，所想皆空，乃離諸想。如所發念，念無所念，僥脫貪婬，謂當度欲想無所求，不懷本際，貪欲無思，本淨如斯，則不想脫，假令度欲，則謂為淨。貪欲空無，計此無二，愚冥不解，便作二想。法無男女，平等一體，天之為父，地之為母，天地所生有何異者？菩薩等行，則無男女之求，如幻如化本末如斯，觀男女別者是為離本，則失議句，發諸想念，眾網來然，貪欲無起，不興想念則無眾網，不燒諸結，眾網不解，解貪婬者，假號愛欲無染著，諸名無礙知，欲無無得，觀真究竟，不懷靜修，等志內外無假見。貪欲者知不得脫，貪欲佛法等如泥洹，解貪欲除，等離吾我，知貪欲寂，等術澹泊。案內觀歷，諸欲從耳，耳與意通，轉相承受，勇猛無能當者，一切無不降伏，有二名：入欲為師子王，出欲為維摩詰。於三界猶出，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出。是以菩薩等於淨穢，耳不受五音，為十方天上天下之導，造成大導，不以勞倦。要聞法者當先食，十方內外三千大千國土，其中人物類數，日月雖明，由不能照，人雖有眼目，不能見遠遠之事，耳處在閑居之地，不覩光目顏色之數而為第一，十方上下內外細微之事，先來歸耳！耳者無所慕樂，是號無垢之稱。等觀諸法，以法為食，耳之先聞，聞法者為先食也。所以菩薩得不飢渴，但以無聞為食，無見為漿，少語言以為百味，平等欲淨，欲如虛空，空無塵埃，如泥洹而澹泊，於諸見如幻化，是為菩薩平等觀於諸法遊於貪婬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瞋恚也？法無瞋恚因緣。溥首！恚從對起，無對不起，因倚生對，無我號我，立無量事。如樹木生，先從萌類，結恨急毒，聲自然空，無想、無念。如閑居樹，坐自相揩，火然還燒其樹。因緣雖散，各歸本生，火滅不現，虛無起身，鹿聲亦然。因欲稱量，二者俱空，智者解之，不興恚怒。緣從聲起，不處內身，不從外來，不由空從他緣起，因對而立，各各分別，種種類數，引勝負者。菩薩等觀則無瞋恚，如風種過，有恨有慢，若知方便，因想立緣；穢聲如是，恚因空生，恚還自燒，無有代者。而色其身，放逸自可，由己惡言，坐自縱恣，不能自禁，福盡禍至，如然燈生，麻油以盡還燒其炷，無有救者；瞋恚如是。能分別瞋怒者，竟無形像，平等察聲聽，瞋怒恨本際等，無本無持，分別法界則觀平等，意由四懼，攬竟第一瞋怒，瞋怒橫有所造；意者空無，尋生便滅，而無究竟。恍惚之間，意不可諮，諮之亂德，剛意無念，則無貪姪。貪姪之欲，皆從意起。無貪姪者，瞋怒何從來？意動心起，毒龍因作，便致瞋怒，口開罪入，如江河投海，如撻燒天地，無形不盡，案內觀歷，無可瞋恚者。所以者何？十方同共，等無三塗。等意者，無瞋恚，無瞋恚者，無三毒，無三毒者，何緣等有病也？其有病者，當毀。三界眾生從意生形，因瞋怒入此病，不自悔責，七十五日，七十五夜，日日三自歎責，今在現世立形，從意所作，犯三界人民，及非飛禽走獸，射獵魚網，或籠繫飛鳥，傷剝身體，或逝四支，至今蹇跬，手足不任，加痛於彼，而對歡喜。愚癡之人不知己，還害己身，旬歲之中身被重病，如其所害，處所不掖。若起瞋恚毒意，一作意勇佛鬱，或以刀兵，或持弓矢，欲相格射，或以鎌斧欲斬人頭首，舉意如是斯為犯三界眾生已。若有菩薩摩訶薩，身體病痛，小病大病，一等無異，當知犯三界眾生，隨其痛處，呼三界眾生名字，深自考責，投身散髮墮淚，自懺悔三尊。三尊者內有六事，名曰六度無極治內病，外有三尊，亦有六事，名曰六度無極治外病。」

溥首復問：「何等為三尊內六事也？」答曰：「內三尊者，第一、心尊，於內三界安慰眾生，開示大明，悉令安隱，名曰無上正真之信，亦號如來等正覺。第二、耳尊，常居寂靜之地而無縛飾，飛行周旋，往返十方。天上天下窈冥之處悉到其中，無所不聞，無所不知，而無言說，澹泊無為，惟往來周旋，以情歸心，一一告說：初、無異言，名無垢稱；二、名普持律；三、名廣開度；四、名大忍辱；五、名諸佛信；六、名如來心；七、名淨復淨；八、名不動轉；九、名無所不樂；十、名惟那離大城，無所不容受。如是十德之行，與如來同軀。第三、眼尊，常居色欲之地，不自貢高，將導一切非飛行，十方內外明了，無有見者，亦有十德之行：一、名曰文殊師利；二、名無所不入；三、名淨穢悉除；四、名常清淨；五、名日月精；六、名開導一切非；七、名無能沾污者；八、名將導十方人；九、名諸漏已盡，無有眾穢；十、名如來信將護一切。是為內三尊，常行大慈大悲，憂念生死苦。當知三界中群萌之類而不可毀。毀者為毀三尊已，復有三尊。常當歸命、懺悔、慚愧。何謂三尊？第一、意

淨名波旬。第二、欲淨名師子王。第三、色淨名金翅鳥。」

又問曰：「如是三尊，為應何謂法也？」

答曰：「意斷者無瞋怒，眾魔皆降伏。意為身神，名曰波旬，晉言眾想心隨護為善者。師子王者耳神，耳不受眾塵埃，於三界獨忍一切諸想，不與校會，故名曰師子王，晉言一切無畏，常為十方為導，當作佛者，為作座席而不患厭。金翅鳥者眼神也，眼入眾色，色則斷。飛行十方莫能知者，降伏諸魔，踐踏眾龍，龍神欲反興瞋怒意，金翅鳥在海上影現水中，諸龍恐怖不敢出外，波旬與龍欲有所受，眼陰以斷，金翅鳥在上，常以百千種色懼如金光，不能等於明月之精，明月之精不能當金翅鳥之毛，是使金翅鳥於三界獨尊雄。其有為導當作佛者，我皆當在上，以身金毛照之，使令身皆黃金色，一切相見之，莫不歡喜。」

佛言：「是三尊六人者，是內事六度無極。是以菩薩行六度，不壞色無常視。痛痒思想生死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則無六度無極。若菩薩摩訶薩身軀不安隱者，當知與內六度無極違錯，不順其教。當思上頭所語滓自縲形，勿以自可用剛強之性，自言無罪。若不諛諛至心懺悔者，殺身不久，此事非良醫所能治也。」

溥首復問佛言：「何謂外三尊六事也？」

答曰：「第一、佛尊。第二、法尊。第三、比丘僧尊。是復有三尊。何等為三？第一、淨尊。第二、色尊。第三、欲尊。」

溥首復問曰：「此三尊，皆何應也？」

佛言：「捨欲布施，身得其福，是為施度無極。二曰、捨色持戒，身得清淨，是為戒度無極。三曰、捨諸塵勞，行大忍辱而離眾想，得清淨慧，是為忍度無極。四曰、知比丘僧清淨，捨諸因起滅因緣之事而建精進，得至道場，住清淨地，是為進度無極。五曰、知法清淨捨諸邪念者，想之緣而定一心，身得安隱知去來今，是為禪度無極。六曰、知佛清淨，悉捨諸著，適無所住，深入要法，空無想念，泥洹之事一切本無，是為智度無極。」

佛言：「是為外六度無極也！如是內外法十二事解者，便為開十二門。雖解由不制，因對起想，遊於恣意不能忍辱，放心口意，瞋恚惡言，便為十二因緣，隨俗三流，不離五趣。菩薩大士等，於內外亦無所譏，一切無礙，如水月形，平等察聲無瞋怒音，恨本際等，無本無際，分別法界，則觀平等。是菩薩等遊瞋恚為意法也！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愚癡也？愚從無起，察癡無有；設無所有，愚癡本無，永無狂冥，人無弊願，無礙如空，為虛澹泊。想礙求空，方面造愚，立虛為實，而起忿恨，愚癡所行，求名達字，行清白名，欣欣難獲。諸法無明，因想為塵，想為礙，慚虛無形，譬如丈夫欲度虛空，亦無羽翅，行不合道，不入於空，億劫不得也！能會不能，知空本末，愚癡亦如是。本際無思議，蔽冥不生，塵無所志而成滿，如住於虛空不知方面處，亦無具足人，無能出度者。如百千億劫亥習樂闇蔽者，彼亦無厭足

，常飢無飽滿。如僮子者，好色如吹胞，滿中氣短，解脫口中無所有，罪福如空胞，求勝真高亦然，卑忤清淨亦然，習於愚者，求不可得。空來空去，懷抱罪欲，喜亦行惡亦不捨，見善不習，專入倒見，如是行者，謂愚無底也！斷根、無根形，無根無住，故不可盡。設愚不可盡，癡亦不可得，猶如眾生如幻如化，斯不可賜。設有造喻，三界眾生類，日度一切，令得泥洹。佛壽住世，億劫難計，濟脫梨度人不可盡。因遇立種，人界無想，癡冥如幻，是不可得；佛淨與愚癡等，觀斯無二。設能等觀，則能念道，癡慧一等，無諸蔽礙，眾生群萌，等無思議，癡不可計，思念意迹，其心無，無有邊際，愚冥無限，由不可得。空著無名，因倚有形，無有見者，永不可持。志性無明，了無所有，何從致起，而有瞋恚也？計無吾我，癡已不起，闇冥何類？如癡無處，佛道亦爾，了無崖底，諸法無二，別聲平等，等察癡響，了雲一等，愚冥如雲，分別平等，則曉定意。是為菩薩等遊愚癡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不善？欲行無形，瞋行無處，不行癡行，知眾平等，諸塵亦等，諸生滅悉等，等解虛無，空無所有，了淨如是。是菩薩等遊不善也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諸善德本？眾生修善，心行若干，諸行一等，無不等行，一行而行，無礙現行，了行無二，則能平等。以知平等，眾行如幻，色聲一等，則了語音；語音無二，由如影響，往來周旋，亦無處所，德本亦然如幻化。是為菩薩等遊眾善德本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有為也？所有無有，一切從念。念者空念，計不可量，無量難計，無邊無際，所起為想。想從念緣，是之數亦不可盡。曉平等者，了無央數，無行無像，解說等寂，覩一切安，已安已榮，不計無常。是為菩薩等遊有為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無為？本淨法寂，亦無合會，無明之形，假聲等察，音聲無言、無教，皆了無為，眾著言聲，等觀如是。是為菩薩等遊無為。」

又告溥首：「何謂菩薩等遊平等？處有為中，不住有為，諸行平等，如空無礙，不住三界，三界本無，何求泥洹？泥洹寂靜，不出不入，無言無說，乃至大安，度脫眾生，解無若干。法身如空，不合不散，亦無往來，亦無還返，如空寂寞，是為菩薩等遊於平等。」

於是世尊，說斯章句，至未曾有，順如應行，不可思議，世之希有。時有萬二千菩薩皆得不起法忍，七十二億百千天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二百六十萬比丘漏盡意解，有六千比丘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有二千二百清信士、千八百清信女，亦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爾時溥首僮真，復白世尊曰：「唯願大聖！演是三昧號，菩薩由斯，而致至德，諸根明了，聞三昧所因名號，則當獲得一切法明，靡不通達，而悉降伏一切迷惑邪見之眾，樂一文字，分別曉了一切諸文，以一切文而了一文，辯才之慧不可限量，為諸群生講說經法，分別曉了，緣應法忍，以一切行入于一相，逮得無量無限之議，曉

了識議，四分別辯。」

於是世尊，告溥首僮真：「諦聽！善思念之！今當為仁分別本末。」

溥首答曰：「甚善！願樂欲聞。」

佛言：「有三昧名離無量垢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普見一切諸色清淨。」

佛告溥首：「有三昧名壞若干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智慧光明覆蔽一切日月之明。有三昧名成具光明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威曜覆蔽帝釋、梵王，三界之寶悉蒙安隱，諸天光曜忽不復現。有三昧名捨界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處於眾會，蠲除一切姪怒癡病。有三昧名莫能當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照明一切八方上下諸佛國土。有三昧名諸法無所生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總攬諸佛經典訓誨一切，為眾會分別要義，敷演微妙無着之業。有三昧名無念雷音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言語音聲暢于梵天，十方所演無能過者，窈冥蔽礙，無不聞者。有三昧名曉了一切應心所樂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悅可眾生，隨其所樂而令解脫拘礙之緣，一切眾會普得安隱。有三昧名無會現悅精進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，覩見無為，無有限數終始之惑，所聞所見莫不通達，一切所入莫能過也。有三昧名無念寶德樂於世界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者，放諸神足施化眾生。有三昧名諸音緣會，假使菩薩逮斯定者，覺諸言音，以無數字了一文字，以一文字說無數字，以了內字、外字，悲了於內不達，外亦不了，內外相應，無有異文。有三昧名積眾善德，假使菩薩逮斯定者，分別罪福，興顯平等，多所悅可一切眾生，使聞佛音法音，眾聲聞音，緣覺音，菩薩音，度無極音，一切智音；彼有所說，亦無音聲，一切了知深要之業。有三昧名起諸總持為一切王，假使菩薩逮得斯定者，分別一切，無量總持，眾慧之要，無礙之法悉令明了。有三昧名淨諸辯才無為之行，假使菩薩逮斯定者，寂除一切音聲言說，皆無言教，亦無響應，無言無教，亦無所有。」

於是溥首白世尊：「唯然大聖！鄙身寧應講斯典訓之功德乎？」

告曰：「宜講。」

溥首白佛：「假使菩薩聞斯經典而不狐疑，發心受持而諷誦講讀，其人現在得妙辯才，聰明辯、欣豫辯、深妙辯、無合會，常行慈心加諸眾生，無毀復意。所以者何？設使憂念所作趣，奉行其行，知諦隨身，未曾捨離。」

爾時世尊讚溥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說此言，誠如之意。譬如布施獲致大富而不虛假，持戒生天亦不虛假，令斯經典亦復如茲，學致辯才亦不虛假，悉得本志，猶如日光出照天下眾冥悉除。斯經如是，諷誦學者懷來辯才靡不通達，喻如菩薩坐于道場，於佛樹下還得無上真正之道，成最正覺。菩薩如是，學誦斯經必得辯才，除諸狐疑。是故，溥首！假使菩薩現欲興辯曉練諸法，聞斯經典心不猶豫，即當受持、講說、諷誦，為諸眾會廣演其義。」

爾時是離垢藏菩薩，前白佛言：「滅度後，其有受持、諷誦、講說斯經法者，為眾會敷演其義，鄙親當為宣解所歸，使不狐疑，疾得辯才。」

於時弊魔愁毒垂淚，來詣佛所，白世尊曰：「唯無建立於斯經，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常懷大哀，其有苦患施以大安。幸哉，大聖！願除吾惑。如昔世尊初坐樹下處于道場，演此典法；今復重加說斯經典。我今憂鬱，心懷懊惱。其於如來始得佛道，所救濟時，我之反側不能自勝；一切皆當得不退轉，逮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，其有黎庶，耳聞斯經，聽音服名，悉當得道，至于滅度。空我境界，虛魔宮殿。大聖撫育，興建大悲，唯見矜濟。」

佛告魔曰：「波旬！莫恐，勿怖，勿懼！一切眾生不悉滅度，如來亦不建立斯經。」

魔聞佛教，踊躍歡喜，善心生矣，忽然不現。

溥首白佛：「何故為魔而說斯教？」

佛告溥首：「斯經典者，住無所住，是故為魔而說斯言：『吾不建立斯經典也！』至誠不虛。一切諸法住無所住，不可逮得，無有言教，離於二事，本際平等。當諦無本，法界如稱，平若虛空，無適無莫，真正無異。今經流布斯閻浮提，於天下當有瑞應。」

世尊適建誠諦之教，自然空中音普廣聞，誠如佛言，至誠不虛。

佛告阿難：「受斯普門品經之要，持諷誦讀宣示同學。」

又言：「阿難！是經八萬四千法品之藏，計比斯典，等無差特。所以者何？此經一句，普入無量之慧門，法界諸要，唯如來分別曉了。眾生解斯經典而成佛道，然後講說八萬四千諸經品藏。是故，阿難！當受斯經消息，將慎諦持、諷誦。」

為眾人說此已，離垢藏菩薩、溥首、僮真、賢者阿難，諸天、世人、捷沓和、阿須倫，聞經歡喜，稽首作禮而退。

佛說普門品